

从古文字学看上古时代网具的类型与用途

邵 英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鉴于网具对上古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 结合卜辞语义以及先秦典籍文献记载, 将古文字形体结构与器物上的网具图案进行比对和分析。分析认为, 原始网具的样式与当代所使用的网具并无大的不同; 原始网具至少有3种类型, 其使用方法也有一定差异。

关键词: 网具; 古文字; 甲骨文; 渔猎

中图分类号: H121; K8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1)03-0073-05

中国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弓箭、鱼叉和各种网具等渔猎工具, 这在考古科学发轫以前, 典籍文献已多有记述, 更有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 但是常常遭到质疑。在近代,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 早期大量石制和骨制的渔猎工具也频频出现, 但是由于材质的原因, 并未发现网具类实物。因此, 迄今尚未在远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猎网一类的工具。可是若把出土器物、先秦文献记载和与渔猎相关的古文字形体结构等传出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考证, 并参考世界其他一些后进民族的狩猎方法, 可以推测网具在中国上古社会的使用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用途很多。笔者尝试从甲骨文、金文中“网”字及与网具相关的古文字形结构出发, 观察并研究其形状, 相信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今人了解上古时期网具的类型与使用情况的, 并且对进一步认识上古社会科技发明创造和上古人们渔猎生产活动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考古实物与网具发明的传说

在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之中, 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捕鱼工具, 如网坠等。西安

半坡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的写实鱼纹和人面鱼纹陶器^[1](图1、图2)。在与半坡遗址相距约150 km的宝鸡北首岭遗址^[2]和临潼姜寨遗址^[3]也发现刻有鱼纹和人面鱼纹图案陶器。在二里头遗址也有多种渔猎工具出土^[4]。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也发现了许多渔猎工具, 如镞、鱼标、弹丸、网坠和鱼钩等^[5]。



图1 鱼纹彩陶纹

根据考古发现, 吴城陶文中已有网形符号, 其形状正与船形彩陶壶(图3)上的“网”图画相似。图1、图2、图3出自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远古探源》。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了一件船形彩陶壶, 年代大约属于仰韶文化较早阶段^[6]。船形彩陶壶为泥质红陶的, 高15.6 cm, 口

收稿日期: 2011-04-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05JZD00029)

作者简介: 邵 英(1963-), 女, 陕西三原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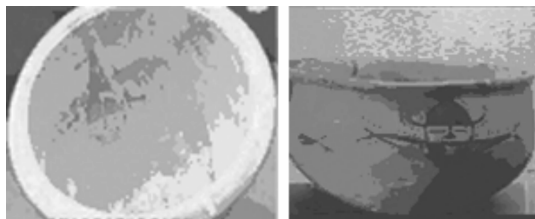


图2 人面鱼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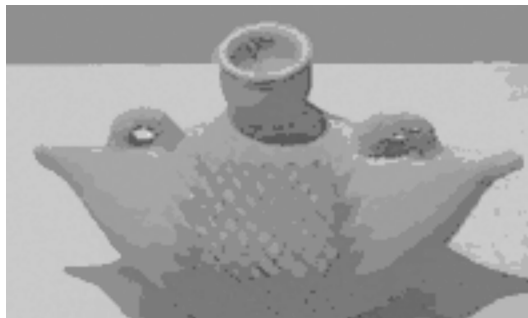


图3 船形彩陶壶

径4.5 cm,宽24.9 cm;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长,两头尖,底部短且平,虽然没有明显的船首船尾,但首尾呈斜坡状,完全是一只船的模型。这只船形彩陶壶除了整体像船的造型外,两侧的腹部还各用黑彩绘出鱼网纹。网的左右两侧边缘,从里向外用重墨勾出一个个均匀有序的三角形,似乎起到将网扯平的作用。这些图画符号不是彩陶壶上简单的装饰。它们非常明显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一艘出航捕鱼的船,船上备有鱼网和网坠之类的工具。

船形彩陶壶是非常珍贵的出土文物,它上面绘有带坠的网纹图案更是弥足珍贵。因为带坠的网纹图案具有实物再现的特质,既可以与“网”字古文字形体——𦉰相印证,又能够证明古籍文献的记载传说是有史可依的。

《周易·系辞下》曰:“包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7]《汉书》卷21下云:“作网罟以佃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包羲即炮牺氏。佃通“畋”,猎取禽兽意。以佃以渔,就是使用罔罟猎兽和捕鱼。《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亦云:“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紂。”《世本·作篇》云:“芒氏作罗”,芒氏为伏羲臣^[8]。罗即罟,是捕鸟的工具,《尔雅·释器》卷5:“鸟罟谓之罗”。虽然包羲、蛛蝥、芒氏为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人物,但根据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远古时期人们的确在熟练使用捕鱼获鸟的网具了。当社会前进到上古时期,人们不仅继续使用前人的这一发明创造,而且也已把它

作为抒发感情的对象,因此后人有机会了解部分事象,如《诗经·卫风》中记载了专门捕捞鲟鱼的大网,而《国语·鲁语上》中则记有捕鱼的小网。

除此之外,无论是史前还是三代考古中,遗址里存留的动物骨骼很多,而用于捕获那些动物的工具一般较少发现,说明“结绳而为罔罟”的材料在地质变化中已经被消蚀,不可能像骨骼、陶器类存留长久。这些考古现象的背后,隐喻着先民在渔猎生产中除了矢鏃之类具有杀伤性的尖锐武器外,还有其他的捕猎工具。而当我们把出土器物上先民留下的写实性图案与相关的古老传说、他们使用的文字符号和早期的文献记述相互比对、参证后,得出这些捕猎工具中最为重要的是罔罟类。

二、从古文字形体看网具的类型与用途


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一批字体:


𦉰(《合集》10 667)、𦉱(《合集》10 976 正)、
𦉲(《合集》10 759)、𦉳(《合集》1 110 正)、
𦉴(《合集》249)、𦉵(《合集》33 081)、
𦉶(《合集》4 761)、𦉷(《合集》249)、
𦉸(《合集》387)、𦉹(《合集》354)、
𦉺(《合集》10 750) 𦉻(《乙》4 502)
𦉼(《合集》10 726)、𦉽(《合集》10 756)、
𦉾(《合集》52)、𦉿(《合集》10 479)、
𦊀(《合集》16) 𦊁(《合集》10 308)、
𦊂(《合集》28 305)、𦊃(爵文)、
𦊄(《合集》10 353)


《合集》是指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数字代表该甲骨文在《甲骨文合集》中的编码,“正”表示“正面”,爵文也是古文的一种,《乙》是指董作宾的《殷墟文字乙编》。根据上述文字的形体结构,我们可以试着按照类型将其分为单面网具(𦉰、𦉱)、三面网具(𦉲)、手执柄网(𦉳、𦉴)3类;也可以试着按照用途将其分为普通网具(𦉰)、捕兽专用网具(𦉶)、捕鸟专用网具(𦉳)3类。对这3类网具的形式和使用方法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上古社会人们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智慧。

1. 单面网具





《说文·网部》罟下曰：“网也。从网，古声。”《广雅·释器》卷7下云：“网，谓之罟。”《国语·鲁语》云：“宣公夏濫於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韦昭注云：“罟，网也。”石鼓文“罟”字形体与许氏释形相合。《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鱼。”《广韵·养韵》曰：“罔，同网。”所以，网与罟同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罟，网之总名也。”^[9]从文献对“网”的解释，我们能够了解到先民在实际捕猎中，针对不同的猎物，使用不同的网，所以名称也不同。但先民在为此事项造字时，紧紧抓住“网”这一实物形象作为母字符，只更换用网所捕捉的对象，便把不同的狩猎内容形象表现出来了。例如：

(1) 罟，捕获兔子用的网。《说文·网部》罟下曰：“罟，兔网也。从网，且声。”甲骨文字中有一 (《合集》10 750) 字，从网从兔。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云：“(甲骨文)从网兔，当为‘罟’之本字。《说文》‘从网且声’，‘且’殆从兔之譌，又误象形为形声矣。”商承祚先生所言甚是。只不过此字从网兔，为会意字，以示以网捕兔之义，似乎更为确切。《诗·周南·兔罟》：“肃肃兔罟，椓之丁丁。”毛传曰：“兔罟，兔罟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捕兔网，称作罟。《说文·网部》罟下曰：“罟，兔罟也。”


(2) 罗(羅)，甲骨文字作 (《乙》4 502) 形，从网，从隹，合二体构成会意字。其形体结构象网中有隹(短尾鸟的总名)，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小篆中增加了“糸”，表示结网所用的材料。《说文·网部》罗下曰：“罗，以丝罟鸟也。”意为用绳线结成的捕鸟网。早期的绳线应该是以草为原料，故有“芒作网”之说，正如《楚辞·惜誓》卷十一：“并纫茅丝以为索”之记载。《尔雅·释器》卷五：“鸟罟谓之罗。”《诗·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毛传：“鸟网为罗。”


(3) 罟，甲骨文字作 (《合集》4 761) 形，从网，从豕，会意。象网中有豕，表示用这种网捕豕的意思。这是一种覆车网。《篇海类编·器用类·网部》云：“罟，覆网”。王筠《说文释例》卷三云：“覆车，吾乡谓之翻车。不用网目，以双绳贯柔条，张之如弓，绳之中央缚两竹，竹之末箕张，亦以绳贯之。而张之以机，机上系蛾，鸟食蛾则机发，竹覆于弓而取其项矣。以其弓似半轮，故得车名。此真所谓一目罗者也。若捕小鸟则用罟，其形相似，但弓上结网


为异。特以绳连缀之，故从也。”^[10]这种覆车网又叫罟(今音 zhuó)。《诗经·王风·兔爰》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罟。”毛传：“罟，覆车也。”孔颖达疏引：“孙炎曰：‘覆车，网可以掩兔者也。’郭璞曰：‘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罟以捕鸟。’”参照甲骨文“罟”的形体结构，说明上古社会确实已经有这种网具了。

殷商甲骨卜辞中屡见从网、从鸟兽的会意字。如上部从网，下部从隹的 (《乙》4 502)；上部从网，下部从虎的 (《合集》387)；上部从网，下部从豕的 (《合集》1 110 正)；上部从网，下部从兔的 (《前》6·65·6)等字形《前》是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这些字形不仅与卜辞词义相一致，而且在民族史料中也得到了验证：“附近别的部落也用这个方子捉兔子，预先安下罗网，一路赶它们进网，再比这大的野兽，象羚羊、野牛之类，印第安人也用同一原理来对付。”^[11]


先秦典籍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渔猎用网的词语，如“罟”(今音 juàn)，是捕获鸟兽的一种网。《玉篇·网部》罟下曰：“罟，係取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引《声类》云：“罟，以绳係取兽也。”这些记载与甲骨文形体得到了相互印证。甲骨卜辞有诸多利用网具捕获猎物的记载：



(1) ……已卜，古贞：王陷……网 鹿。(《合集》10 666)

(2) 壬戌卜，贞：呼多犬网 鹿于？八月。(《合集》10 976 正)

(3) 壬戌卜，贞：取豕呼网 鹿于？(《合集》10 976 正)

(4) 其网鹿。(《合集》28 329)

(5) 甲申卜，不其网 鱼。(《合集》16 203)

卜辞(1)虽然不完整，但卜问商王用陷阱还是用网具的方法捕获鹿的语义是可以明了的。卜辞(2)、(3)中的犬是官名，是占卜从多犬中选取犬官的卜辞。殷商卜辞中的犬官负责田猎事务，类似《周礼》中的犬人。这两条卜辞是卜问在麓地是不是用网来捕鹿？卜辞(4)是说用网捕获了鹿。卜辞(5)中的“网鱼”，即卜问用网捕鱼之事。甲骨文中有用网捕鱼的会意字，写作 (《合集》52)、 (《合集》10 479) 形。二字的形体结构都从鱼、从上下手拽网。字形正是两个人用手把持一张网在捕鱼形状。这种捕鱼的方法如今在江河湖海水边依然看得到，是捕鱼人使用的一种普通拉网。甲骨卜辞有：

(6)……古贞:幼𦉰(𦉰)。(《合集》10 479)

卜辞中的“幼”字,在《说文·幺部》幼下解释为:“幼,小也。从幺,从力”。卜辞的意思可能是询问上帝用拉网捕鱼可以捕到小鱼吧?

2. 三面网具

𦉰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说文·网部》收有“𦉰”字,《说文·网部》下网曰:“𦉰,籀文网”。故𦉰是𦉰的原形。从𦉰形体上看,这种网是将两端系在木桩上的,形成一个横截面,以阻挡鸟兽。甲骨文中还有𦉰、𦉰二字,应该也是“网”字。

生活在北美草原上的印第安人,狩猎时普遍使用一种三面围猎的方法。他们驱赶野牛或其他兽群时沿两条篱屏隔出的通道进入三面绝壁的地方,然后用网捕获。在甲骨文字和先秦典籍中,也有这种捕猎方式,体现在文字上的正是𦉰、𦉰二字。𦉰和𦉰是三面式的围网。用法是将网的一部分固定好,余留的两端分别握于人手,等待猎物入网,之后形成合围之势。𦉰、𦉰字形还承载着狩猎者必须通过合作捕获猎物的信息。

从目前所见的“网”字古文字形体看,自从网这种捕获工具发明后,其基本形状从未改变。这正像沈括所言:“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12]冠服、祭器是这样,用来捕获鱼、鸟、兽的工具更是如此。

甲骨文𦉰、𦉰与𦉰或𦉰形体结构上的区别,不仅是在𦉰或𦉰字的基础上增加左右手,而且最突出的特点是三面画有网形,会意出手执此网捕获猎物之义,担当着动作功能。卜辞有:

(7)……已卜,古贞:王陷……网鹿。(《合集》10 666)

(8)戌卜,网获。(《合集》10 752)

(9)壬戌卜,𦉰贞:呼多犬,网鹿于𦉰,八月。(《合集》10 976 正)

(10)壬戌卜,𦉰贞:取豕。呼网鹿于𦉰。(《合集》10 976 正)

(11)……子𦉰其获。(《合集》10 848)

第7条卜辞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从关键词“王陷……网鹿”可知是关于捕猎的。商王首先用陷阱的方法使鹿掉入坑内,然后用网将其抓获。后面4条卜辞也均是占卜用网捕获猎物之义。

以上诸字与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说明网类工具是原始先民的一大发明。这一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据新闻报道,每年候鸟迁徙的途中,有






人竟然使用置网捕鸟这样一种非常原始的方法捕杀大量候鸟。这些非法捕猎者所设置的网与甲骨文中的“𦉰”或“𦉰”字形非常相像。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合集》10 759)字,其结构是在𦉰的基础上添加了左右手的象形符号。像是由二人扯着缚在杆上的网,可以随时移动之情状。这一字形应该是依据张网的形象,添加左右手符号于其下,两端应该象征的是这种“网”的使用方法,这很可能是被用来截获鸟群的。







从典籍记载中可知,上古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史记·殷本纪》记载有商王汤“网开三面”的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13]《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反映了2个信息:第一,在商汤时期已发明了网;第二,商王汤已经注意到对动物的保护,要求尽量避免使用三面合围式的网。由此也可以证明,甲骨文字𦉰(《合集》10 756)、𦉰(《合集》10 759)表示的是三面网之形状,同时商汤“网开三面”的传说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得到了证实。

3. 手执柄网

甲骨文中有𦉰(《合集》10 308)、𦉰(《合集》28 305),族徽文有𦉰(爵文),是“禽”的本字。又有𦉰(《合集》10 353)字,是“擒”的本字。故甲骨文“𦉰”是捕鸟的器具,为名词。“𦉰”字形示意手执“𦉰”捕鸟,为动词。甲骨文也有𦉰(《合集》16)形,象网中有鸟。姚孝遂先生云:“‘𦉰’字自其文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应该是利用罗网以捕鸟。”^[14]所言甚是。其形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

《广雅·释器》卷7下曰:“𦉰,率也。”𦉰,同毕。《说文·率部》率下云:“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率”字,甲骨文中写作形𦉰(《合集》26 051),金文作𦉰(孟鼎)形。左右从两点,表示水滴;中间从𦉰,是“丝”字初形,表示绳索。《广雅·释器》和《说文·率部》所释与甲骨文、金文字形不符。《诗经》中有用毕和罗捕获鸳鸯、兔子等动物的记载,如《诗·小雅·鸳鸯》曰:“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毕罗对称,说明毕和罗均是捕鸟网具。孔颖达疏曰:“乃毕掩之,而罗取之。”因毕、罗异器,故各言之。《诗经·小雅·大东》毛传曰:“毕所以掩兔。”彼虽以兔为文,其实亦可取鸟,故此鸳鸯言毕之也。

《礼记·月令》云:“田猎置罟,罗网毕翳。”郑玄注云:“网小而柄长谓之毕。”^[7]“毕”字,甲骨文中写作 (《合集》5 715)、 (《怀特》157,《怀特》是指《怀特化等所藏甲骨文集》),金文中写作 (永孟)、 (畢簋)、 (邵钟)等形。其甲骨文字形,上端以匕作声符,中部象网形,下端是柄。其形体结构与“𦉳”显然有别。金文又在上加个“田”,意思是田猎所用的网。本义是用以捕捉鸟兽、老鼠之类的有长柄的网。《说文·部》畢下曰:“畢,田网也。”《国语·齐语》云“田、狩、毕、弋”,韦昭注:“田,猎也。狩,围狩而取禽也。毕,掩雉兔之网。弋,缴射也。”^[15]

综上所述,上古时期人类就发明了各种不同样式的网具。而且“网”字在甲骨文中至少有3种形体:一面网的 (《合集》10 752)、三面网的 (《合集》10 759、10 760)以及半包围形的 (《合集》10 759),同时又有 和。在具体使用中,已经具备“人性化设计”的理念,根据用途稍加改变,故而有不同的名称。再者,我们结合“网”字在殷墟卜辞中的应用情况来看,网具的确常用于捕获食草动物、飞禽和鱼类,甚至也用于猛兽的捕获,如 (《合集》387)字。在当时,虽然已有弓矢,但其射程与杀伤力还很有限,捕获走兽飞禽并非易事,佐之以网罟,捕获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而对付水中之物,非网不可,至今依然如此。

从甲骨文、金文直到小篆,“网”字形体结构并没有变化,正像一张张开的渔网形,与船形彩陶壶上的网纹图案相似,为独体象形字。

网具是不是由伏羲、芒氏或蛛蝥所发明现已无法确证,但结绳为网罟用于渔猎确是史实,是人类先民发明的一件重要的渔猎工具,就像摩尔根所讲:“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16]《尚书·盘庚》篇记载商人迁殷之事,其中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比喻。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说明殷商社会在盘庚时期,使用网具的技术已为人们普遍并熟练掌握,使狩猎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甲骨文、金文“网”字的形体结构以及以“网”为母字符组成的字族,正是古代先民网鱼、捕兔、捉虎、获取飞禽等渔猎生产活动的形象描摹。

三、结 语

历史文献记载与口耳相传的故事都说明网具是

中国远古先民发明的一种重要的渔猎工具。然而由于制网所用材质不易保存,所以很久以来后人无法了解早期网具的类型和使用方法。所幸的是,现在我们既可以读到殷商时期的文字,也能看到出土的属于上古时期人们使用的器物,尤其珍贵的是一些器物上刻画有与“网”字类甲骨文、金文形体结构相似的图案。

由上述与网具有关的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考证以及进一步研究网具的发生和使用情况,可以肯定,远在史前时期,网具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狩猎和渔业生产之中。到上古时期,网具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网具已然成为当时人们经济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生产工具。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西安半坡[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宝鸡北首岭[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 [3]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5] 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台西考古队,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大队理论小组.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 [6] 杜金鹏,杨菊花. 中国史前遗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7]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 马骥撰,王利器. 绎史:卷3[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9] 徐 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王 筠. 说文释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1] 罗伯特·路威. 文明与野蛮[M]. 吕叔湘,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4.
- [12] 沈 括. 梦溪笔谈:卷19[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 [1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 姚孝遂. 甲骨刻辞狩猎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5] 韦 昭.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6] 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张栗原,冯汉骥,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

(下转第84页)

Reanalysis Confucian poetics from the poems in *Shuo Yuan* and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LUO Q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poetics, the author carries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unearthed literature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and handed down resource of *Shuo Yuan*,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ent of *Shuo Yuan* from *the Book of Songs* is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nfucius poems. However, from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his understanding of poems had practicability, utilitarianism side, and more important is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was from poetry itself to reve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and poets own feelings from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to *Shuo Yuan's* introduction from *the Book of Songs*,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artistic value were equally emphasized on poems, particularly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way to explain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Book of Songs* is clear.

Key words: Confncius; *Shuo Yuan*; *the Book of Songs*; *Confucius' Comment on the Book of Songs*

(上接第 77 页)

Research on the types and usage of Chinese ancient net based on ancient writing

SHAO Y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nets were the important tools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net patterns and its structures on the utensils with the help of oracle inscription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earlier Qin docume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no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cient net tools and the modern ones. The ancient net tools had three typ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usages were clear.

Key words: net tool; ancient writing; oracle; fishing and hunting